

我们的选择

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宣传处指导
河南省健康中原服务保障中心主办

守护生命最初的光亮

□李炎姬

人生有无数个岔路口，我最坚定的选择，就是穿上白大褂，走进妇产科——这个被称为“生命起点”的科室。转眼之间，作为一名妇产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（以下简称住培）学员，我已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度过一年的时光。这是我医学生涯的新起点，更是对当初选择的郑重作答。

回想当初，我毅然踏上漫漫学医路，遵从内心选择了妇产科。上高中时，读了“万婴之母”林巧稚的故事。林巧稚冲破“女性不能拿手术刀”的偏见，选择了这条曾被视作“没前途”的路，一生扎根医学研究。那句“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存在的场所便是病房，存在的价值就是医治病人”的座右铭，让我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原来真正的选择，从来不是追逐光，而是成为光。

妇产科是我住培轮转的第一个科室。初入临床时，陌生的医嘱系统、患者家属焦灼的询问、应对突发状况时的手忙脚乱，常常让我手足无措。幸运的是，我遇到了尽职尽责的老师和同事。在我迷茫时，他们手把手教我梳理病历，在手术台前轻声提醒我操作要点。

老师常说：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每周的疑难病例讨论、培训前，我们总会提前学习相关文献与指南。记得我第一次值夜班时的一台急诊手术：一个女孩因卵巢畸胎瘤扭转

导致剧痛而被收治入院，老师带我走进手术室。在腹腔镜屏幕里，囊肿在老师操作下复位。那一刻的忐忑与震撼，让我懂得了选择妇产科的意义。这里不仅有新生的喜悦，还有与死神赛跑的使命。老师总能抽丝剥茧找到病因，在危急关头果断出手，使患者化险为夷。这不仅是医术的展现，还是对生命的敬畏。

我的导师郭瑞霞，更让我读懂了“仁心”二字的意义。她为贫困患者精打细算医药费，为远道而来的患者细致安排检查，对年轻患者如家人般的叮嘱，都是对医者仁心的生动注解。

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个参与管理的患者，她是一名慈祥的退休中学教师。在陪伴她去手术室的路上，她看出来我有点儿紧张，于是与我攀谈甚久，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，依稀记得都是鼓励我的话语。此刻，我觉得理想的医患关系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，我们相互照亮了彼此，相互给予彼此心灵上的支持。

我经常跟随老师查房或坐诊后，学会了如何与患者沟通和相处。老师用真心、耐心、爱心去关怀每一位患者，为无数个家庭带去希望，赢得患者和患者家属的信任。老师高尚的医德深深感染了我，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努力的方向。

也许多年之后，我虽然始终对医学保持热爱，但是可能再也

不会有此时这样鲜明的感触了。因此，我尽力使这些感触铭记于心，有时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。我期望这些经历，能在我感到迷茫时给予我坚持下去的力量，也希望自己能在未来的困难中不断成长。

“海压竹枝低复举，风吹山角晦还明。”选择医学，是选择与生命同行；选择妇产科，是选择守护生命最初的光亮。当住培结束，我翻开这本日记时，一定会带着老师的教诲与患者的嘱托，拍拍肩上的风尘，迎着骄阳继续前行。毕竟，每一次选择的终点，都是下一段坚守的起点。

（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）

不变的信念和责任

□栗志海

曾经，我身着庄严炽热的戎装，在军营中挥洒青春的汗水。在军营的岁月里，我以镜头为眼，记录战友们们在烈日下、严寒中的坚守。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宛如夜空中璀璨的星辰，在我的人生中闪耀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，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人生的轨迹恰似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，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。我脱下戎装回到家乡，换上记者的工作服，带着摄像机和笔，穿梭于大街小巷、乡村田野。这份工作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窗户，开阔了我的眼界，让我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。

命运的安排总是如此奇妙，

一次阴差阳错的机会，我调入医院从事宣传工作。匆匆忙忙的医务人员如同旋转的陀螺，脚步急促有序。这里，是没有硝烟的“战场”；这里，每天都在上演生与死的激烈较量。

很快，我便被医院深深吸引。我见证了医生在手术台前全神贯注、争分夺秒的身影，展现出他们的坚定与无畏。我目睹了护士温柔、细致地照顾患者。那一声声亲切的问候，给患者带来无尽的安慰和力量。我还看到了患者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，展现出的顽强与不屈。曾经有一位癌症患者，在化疗的过程中，头发大把大把地掉落，但他始终保持

乐观的心态，积极配合医生治疗。他说：“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我就不会放弃。”他的话让我深受感动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。

在医院里，我找到了新的使命和价值。我拿起手中的笔和照相机，成为一名记录者，成为正能量的传播者。我用文字记录医生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在背后付出的努力和汗水；用图片定格患者战胜病魔后的喜悦瞬间，让那些还在与病魔抗争的患者看到希望的曙光。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医院、理解医务人员，感受生命的珍贵和健康的重要性。

在日常工作中，我常常被求助的患者叫一声“大夫”或“医生”。每当这时，我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自豪感。我和医生们就像一支紧密协作的团队。医生们是冲锋在前的战士，用医术和智慧与病魔展开搏斗；我是他们身后的支持者，用笔和照相机为他们加油，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付出和努力，为他们赢得患者的尊重和理解。

医院收治了一位病情危急的患者。医生们连夜会诊，在讨论中各抒己见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制定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。护士们24小时轮流守护在患者

身边，密切关注病情变化。我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了每一个关键的时刻。

当患者的心跳逐渐恢复正常，呼吸也变得平稳时，我仿佛看到生命奇迹在眼前绽放。

我看到患者家属眼中激动的泪水和感激的神情，深深地感到这份工作的意义和价值。

如今，我已经爱上了这份与医务人员并肩作战的工作。从我装到白大褂，虽然我的工作岗位改变了，但是心中的信念和责任从未改变。我将继续在这条守护健康和生命的战线上坚定地走下去，书写属于我的精彩篇章。

（作者供职于兰考县中心医院）

心灵絮语

霜降里的耒铃声

□刘传俊

霜降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。当寒霜初降时，气肃而凝，露结为霜，昼夜温差大相径庭。白天阳光四射，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，而在清早和晚上则过于“秋凉”了。温差变大，才有了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之景，才有了层林尽染、菊花盛放、秋高气爽之美。

我偕几位挚友，到野外身临其境，放眼“万山红遍”的诗意秋色，幸甚至哉！我们还未到达目的地，便被一番喧腾的景象吸引住了。这片熟土之上，所有秋庄稼已收获完毕，一方波光粼粼的水库旁，还没有拔出的萝卜频频送来绿莹莹的光泽。田野里的禾秆、藤蔓拾掇完，便露出了黄土地。这黄土地，正适宜将小麦种子接纳入怀。

曾与黄土地密切接触，将成串的汗珠层出不穷地滴进泥土里的我，看见正在运送播种机的一位中年农夫。他告诉我，如今播种时将化肥一起丢在地里，省时、省力、省心，农业真正实现了现代化。闲聊起眼下的耕作事宜，这位农夫的脸上浮现出无法抑制的自豪表情。

此时，我回忆起几句谚语：“寒露早，立冬迟，霜降种麦正当时；寒露到霜降，种麦莫慌张；骑寒种麦，十种九得；霜降到立冬，种麦不放松。”这些谚语，句句都是经验，仿佛是人们无数次与土地、庄稼交流后才凝练出的箴言。这不，眼前这位新一代农民，不就是在遵循着谚语的脉络，将麦种播种到希望的土壤里吗？

这次旷野所遇，令我异常亲切。遥远的故乡，遥远的种麦情景，不由自主地在我的眼帘里闪现。遥远的耒铃叮当声，又在我的记忆里响起。对于种麦，我并不陌生，我们那叫作“耩麦”。

耩麦靠什么，靠已超过千年历史、传统农耕文化气息丰厚的木耩。据史书记载，我国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创制出有3个耩腿的木耩了。伴随着机械化的发展，木耩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被不可阻挡的农机具所取代，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之中。木耩虽然没有了，但是它的模样却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里。在贫穷的年月里，正是有了木耩的鼎力相助，我们才能在来年吃到面条和馒头。

木耩大致是这样构造成的。它的下部有3条中间为镂空的耩腿，生铁铸成的略呈弯月状的三角形耩铧安装在耩腿的下端，用于开沟。耩腿上安置一个盛放种子的耩斗，耩斗内的后下方开一个长方形小空隙。小空隙中间有一个“小舌头”，可以左右移动，用于摇动木耩时先将麦种分配到3个耩腿中，再通过耩腿将种子播进土壤里。需要多少麦种，需要根据土地的情况来定。有经验的农民，会视土地情况移动耩斗内的“小舌头”。耩斗两侧固定着耩把，由耩耩人操控，确保种子均匀下落。木耩的外侧是两根对称的2米长的耩杆，为套牲口拉耩而制。

父亲是耩麦的好手，我常见他在肩膀上围一个白色帆布垫肩，扛着木耩，沐浴着朝霞走向田野。父亲在耩把中间系一个小铃铛，摇动耩把开耩时，麦种就伴着铃铛的声音匀称地进入温暖的土地。父亲的两只眼睛盯着耩斗内的麦种，靠扭腰摆臀来完成耩麦程序。此时，耩铃的响声悠扬地飘在田野的上空。

如今，耩麦时节又到了，父亲却不能再摇耩把了，他永远和麦地为伴，守望着麦田。麦子成熟了收割，收割后又耩上，如四季轮回，日月更替。收留了我们汗水、困苦、笑容、眼泪的麦地，又一个轮回，正在张弛有序地进行……

（作者供职于郑州市骨科医院）

摄影作品



林径秋韵

朱忱飞/摄

人生感悟

周末的午后，我到超市买面粉。当看到超市粮油区货架上摆放着的各种面粉时，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童年时跟着母亲淘麦、磨面、换面的情景。

那时，乡下人食用的面粉，都是用自家种的麦子磨的。紧挨着我家院子的南边，就是邻居开的磨坊。磨坊坐南朝北，大门对着大路，共有两间红瓦蓝砖的瓦房。大房间里装着磨面机，“轰隆隆”地转个不停，把麦粒磨成面粉；小房间里用来储藏经营着磨面换来的麸皮，经常堆放得满满当当。

磨坊门口，有一棵只有成年人才能抱得住的泡桐树，树冠庞大，浓密的绿荫能把磨坊的两间屋子都罩住。人们磨面时，难免在地上漏下一些麦粒、面粉或麸皮，这倒是成了麻雀等小鸟们的美餐。因此，磨坊旁边的泡桐树的枝叶间，常栖居着很多不知名的鸟类，它们在上面搭窝，还时不时飞下来觅食，成了当时我眼中一道风景线。

每当家里的面粉快吃完时，母亲总会选个周末的晴天，从堂屋门后那个半人高的水泥麦缸里，舀出一布袋小麦，然后喊我们姐弟和她一起用井水淘洗小麦。淘麦时，我们把金灿灿的麦子倒进大盆里，搅动几下，麦子就沉入水中，打麦时漏进去的麦糠和细碎的麦秸秆就浮在水面上。我们把杂物捞出丢弃，再洗去麦子上的浮尘，如此淘洗两三遍，麦子就算淘洗好了。淘洗完的麦子，会被摊在院子中间的大塑料布上晾晒。等到麦粒晒得干干脆脆，抓一把在手里搓一搓，能听见“沙沙”的声音时，母亲就喊我们帮她把麦子装袋，抬到两轮小拉车上，然后拉去隔壁的磨坊磨面。

每次磨完面回家，母亲会蒸一大锅馒头。灶台上的大铁锅烧得冒热气，蒸笼里的白气裹着新麦的清香，很快就填满了整个厨房。馒头刚出锅时，又白又软，还热得烫手，我就急不可耐地掰一大块，蘸点儿用石臼捣的蒜汁或者熟好的酱豆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味道又辣又香，很过瘾。有时，我用馒头夹白糖吃，甜丝丝的滋味在嘴里散开，这是难得的美味。

后来，村里的磨坊搬到了村岗下的公路旁，离我家远了，来回还要上下土岗的陡坡。母亲嫌麻烦，每当家里需要磨面时，就改去村西头的另一家磨坊。那家磨坊旁边有个代销点，售卖的有糖果和生活用品等。为了不误白天干农活儿，母亲总是在吃完晚饭后再去磨面。

记得有一年腊月，快过年了，我吵着要跟母亲去磨面。等待磨面的人很多，排了很长的队。轮到我们磨好面时，已经接近凌晨。我困得站不住，也有点儿饿了，一个劲地跟母亲要吃的。母亲没办法，只好喊代销点的工作人员打开门，给我买了几个红苹果和一些糖块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月色如银，天气严寒，我跟在车的后面，嚼着糖，拎着苹果，心里感觉特别高兴和暖和。

家里的农活儿较多时，母亲会骑着三轮车拉着麦子去县城的面粉厂换面。我的干爷爷张留柱，那时候正在郧陵县面粉厂看大门。他是抗美援朝的老兵，以前扛过迫击炮，从战士做到班长，打过不少仗，还立过一次三等功；从部队转业后，就到县面粉厂工作。到我记事的时候，他已经60多岁了，头发花白，脸上虽然刻着不少皱纹，但是腰板依旧挺得笔直。

冬天跟着父母去面粉厂换面，干爷爷总会在门卫室等我们。门卫室里通常生着个小煤炉，煤块烧得通红，炉架上烤着干馍片和红薯。每次见我们去换面，干爷爷总会烤好的馍片和红薯给我吃。那馍片烤得焦黄，咬一口脆脆的，满是麦香；红薯烤得皮都裂了，甜汁从裂缝里渗出来，掰开后，金黄色的瓤又甜又软，吃完浑身都暖和了。

后来，我因为上学离开家乡，我家也从土岗上搬到了土岗下，所以就很少再见磨面的场景。我偶尔放假回去，路过村里土岗上的老磨坊旧址，看到的只剩断壁残垣裹在荒草里。当年那棵泡桐树早已不见踪影，只有在记忆的风中，还残留着些许麦香的余韵。家里的农田都承包出去后，母亲也不用再淘麦磨面，而是来郑州跟着我们生活，帮忙照顾我的孩子。每当看到我从超市买回面粉时，母亲总会喃喃自语地说：“还是以前在老家自己淘麦磨的面好吃，现在面粉已没有之前的那种味道了。”

现在，虽然我的干爷爷已离世多年，但是有时想起他当年挺直的腰板，给我烤的馍片、红薯等种种情景，眼眶还会发潮。为此，前两年，我特意从干姑姑那里寻得了干爷爷参加抗美援朝的军功章等遗物，为他撰写了一份简略的人物传记：“张留柱（1925年~2009年），男，郧陵县马坊镇二郎庙村人，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迫击炮手、代理班长、副班长、班长。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张留柱不畏牺牲、英勇善战，多次参加重要战役，屡获战功……”我把这些资料转给了在郧陵县武装部工作的朋友，也算是对干爷爷深情的缅怀吧！

如今，再吃馒头，无论是蘸蒜汁还是夹白糖，都尝不出儿时那股过瘾的滋味。原来，在岁月的流转中，让我念念不忘的不是面粉本身，而是那些藏在磨面时光里的亲情与烟火气。这份镌刻在清贫岁月里的馈赠，随着岁月的变幻更替，必将成为我记忆里永远的光亮和前行路上永不消退的力量。

“我们的选择”征文启事

人生路口，向左还是向右？每一次选择，都铺就了未来的轨迹。选择不易，但每一次抉择都铸就了独一无二的你们。花样年华时，你们选择踏入医学之门，研究人类健康的奥秘；风华正茂时，你们选择成为救世主、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。你们有的扎根基层，兢兢业业地担起“居民健康守门人”的职责；有的坚守重症救治一线，竭尽全力守好患者的生命线；有的成为心灵的艺术师，有的奔忙在公益事业上……

欢迎广大卫生健康系统干部职工投稿。

征稿要求：文章主题突出，形式灵活多变，语言生动，字数不超过2000字。

投稿邮箱：258504310@qq.com

联系人：李歌